



# 一先令蜡烛

A Shilling for Candles



# 一先令蜡烛

A Shilling for Candles

(英) 约瑟芬·铁伊 著

李天智 宋一帆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—先令蜡烛 / (英) 约瑟芬·铁伊著; 李天智, 宋一帆译.  
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1  
ISBN 978-7-5143-5037-1  
I. ①一… II. ①约… ②李… ③宋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8208 号

—先令蜡烛

著 者 [英] 约瑟芬·铁伊  
译 者 李天智 宋一帆  
策划编辑 赵海燕  
责任编辑 赵海燕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1/32  
印 张 7.5  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037-1  
定 价 32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 A Shilling for Candles

## 1

夏日清晨，七点刚过，威廉姆·博迪凯利像往常一样沿着悬崖边的草丛往下走。他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两百英尺下，是英吉利海峡，安详静谧、波光粼粼，像是一枚奶蛋白石。周边的气息空灵澄澈，连云雀都没有来打扰。这样阳光明媚的世界里，只有远处海滩上一些海鸟在鸣叫；周边也没有人烟，只有博迪凯利渺小落寞的身影，那样地结实，却有一丝黯淡，又有种永不妥协的感觉。没有遭到破坏的草叶上布满露珠，在阳光下闪着光亮，似乎世界又将迎接造物主妙手成就的新事物。当然在博迪凯利的眼里，露珠并不是这么回事。他觉得这只是说明清晨时分，地面上还集聚着雾气，要等太阳完完全全升起来才会消散。他的潜意识中对于露水的关注也是一闪而过的，而他清醒的意识却又在思考另一件事：自己肚子饿了想吃早餐。他现在应该在峡谷这里停下，转身回去海岸边防站；或者是，鉴于这个早晨如此美好，他应该去韦斯托弗买份早报，这样就能早两个小时掌握最新发生的谋杀案了。当然了，你也许会说，现在有收音机，早报什么的早就没优势了。但这只是一个目标罢了，

无论战争或是和平，人总归是要有个目标的。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干，就径直走去韦斯托弗吧。所以等回来吃早餐时，胳膊下夹一份报纸还是会让自已稍微好受一点。没错，也许他应该去镇上。

他悄悄地加快了步子，黑色的方头靴表面锃亮，在阳光下一闪一闪。这双靴子确实得到了主人的精心打理。有人或许会觉得，博迪凯利在自已最好的年华都在忙着刷靴子，其实不妨培养一下自己的性格、勇于表达个性，要不然的话也可以不去扫靴子上那些灰尘，去反抗那些无关紧要的条文戒律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然而，事情并不是人们所想的这样，博迪凯利这个可怜的傻瓜，他刷靴子全因自己喜欢，或许他本身就有一种奴役心态，不过他从没读过这方面的书，也没什么好焦虑的。就比如你要向博迪凯利描述一个人的个性时，你把这些特征讲给他听，他肯定会意识到是怎么回事。但是他并不会在意这些说法，服役的人把这种状态叫作“乖张不羁”。

突然，一只海鸥“咻”地一下冲上了悬崖，之后尖鸣着俯冲下去加入了在空中盘旋的队伍。不过这些海鸥排成的队形可真是糟糕。博迪凯利晃到悬崖边，探头朝下看了看，他想知道开始退潮时，岸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漂浮物，让这些海鸥喋喋不休。白色浪花连成一条软糯的线，不过一小块铜绿色的东西把线冲破了，是一小块布吧，粗呢布或是别的什么。它在水里泡着颜色却还是这么鲜艳，这么一说——

博迪凯利瞬间瞪大了蓝色眼睛，身体开始僵硬起来，这可真是奇怪。接着，他踩着那双黑色方头靴便开始奔跑。在厚厚的草地上踏出砰砰砰的声响，就像是扑通扑通的心跳。峡谷距离这里有两百码，但是博迪凯利对时间的把握可是绝不输给一名田径选手。他“噔噔噔”地沿着台阶走到悬崖上，这些台阶是从白垩崖壁上凿出来的，崎岖不平。他喘着粗气，兴奋中带着一丝愤愤不平的情绪。这就是没吃早餐下到冷水里的后果！简直疯了，他觉得简直够了。这也算

是毁了别人的早餐。这时候最好求助谢弗尔，只要肋骨没断就好办。感觉也不像是肋骨断了，可能仅仅是昏厥罢了，所以要向患者大声呼喊确保其生命安全。她的胳膊和腿全都呈现沙子一样的黄褐色。因此刚刚他才觉得那种绿色的东西其实是块布料。简直疯了，他到底该怎么办啊？除非是想游泳，谁会在清晨跳进这种冷冰冰的水里面啊！在红海岸时他曾这么干过。当时他参加了一个登陆部队去帮助阿拉伯人。说起来，谁会想去帮那些浑蛋们啊——那次下水真是不得已。但是被逼无奈，只能那样了。他那天还喝了橙汁，吃了薄薄的吐司。真让人讨厌，真是疯了，都是一堆什么鬼事情。

现在去海滩还是有点不太方便的。他脚下那些硕大的白色鹅卵石滑溜溜的，像是要故意摔倒他一样，零星的几小块沙地基本就是顺着潮汐推移，沙子柔软细密。但现在，博迪凯利在一群海鸥的遮蔽下，周遭全是那些家伙拍打翅膀和高声鸣叫的声音。

现在不需要谢弗尔了，也不需要其他什么办法，他一眼便看出来了，这姑娘已经没有气息了。而至于博迪凯利，他曾经面无表情地把尸体从红海里拖上岸，现在却有点触动了，可真是奇怪。世界即将迎来崭新而美好的一天，像这样一位年轻人，真是不应该就此长眠，她前面的路还是很长的。她生前一定是位美人，头发是染过的，身体的其他部分完好无损。

一个海浪打在了她的脚上，之后又退回去，像是嘲弄般在她的脚趾上转了一圈，上面还涂着红色指甲油。尽管潮水在下一秒就会退去，但博迪凯利还是拖着尸体轻轻往上挪了挪，刚刚高过沙地一点，这样海水便不会烦着这个姑娘了。

接着他又想到了打电话，他四处找寻着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衣物，有可能是这姑娘去游泳之前留在岸上的。但是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。可能是她在入水之后丢在水里，然后潮水把衣物卷走了吧。不过也可能是这里本不是她下水的地方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她

的身子根本没有东西遮挡着，于是博迪凯利赶快转身，急匆匆迈着步子沿岸寻找证物了，顺便也就可以回海岸边防站，那里有最近的电话亭。

“在海滩上发现一具尸体。”他一抓起电话，就拨通了警局的电话，之后跟比尔·冈特汇报了这个情况。

比尔的舌头打着牙齿发出“嘎嘎”声，猛地把头向后仰去。他这种姿势显然就是想表达自己的一种领导力，而且也是对这种恼人情况的不耐烦，这种把自己淹死的人简直不可理喻，不过他还是很满意自己对这种死亡事件的预计，而且总是正确的。“如果人们想自杀，”他故意压低声音说，“他们为什么非要选我们这里呢？可是有一整个南海岸呢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是自杀。”博迪凯利一边喘息一边这么说着。

比尔并不理会他。“就是因为到南海岸的船费比到这里的贵吗？你可能觉得一个人厌倦了生活的话就不会再去思考什么船费了，选择颇有风度的方式结束生命。然而，才不是这样呢！他们会买能付得起的最便宜的票，然后就这么倒在咱们的家门口！”

“比奇角（为一处白垩岩组成的海岸悬崖，悬崖高达一百六十二米，是英国最高的海岸悬崖，因“自杀”而闻名于世——译者注）也有不少这种案子呢！”博迪凯利还喘着粗气，但头脑还是冷静的，“总之，不是自杀。”

“当然是自杀了。我们的这些悬崖是用来干吗的？用来守卫英国？绝对不是。就是方便自杀的啊！今年在这儿都发生四起自杀案了。等到要交个人所得税的时候，这种案子肯定会更多。”

他停下来，因为好像博迪凯利说了些什么。

“是一个女孩儿。哦，女人，穿着青绿色的浴裙（博迪凯利那代人还没有泳衣这个概念）就在峡谷南面，大概一百码的地方。那儿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必须先离开来打电话，不过我马上就要回去了。

好的，我们在那儿见。哦，喂，警长，是你吗？是的，这一天的开头可不算好啊，不过我们都算是习惯了。急救车？哦，好的，那条小路就是在韦斯托弗路的第三个里程碑那儿，沿着峡谷一直通到那些树林子里。好的好的，到时候见。”

“你怎么就知道那只是个游泳意外呢？”比尔说。

“她穿着浴裙呢，你没听见吗？”

“她完全可以穿着浴裙然后再投海自杀啊，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意外。”

“像这个时节，你是没办法投水的，会冲到海滩上的。而且没人会怀疑你就是来自杀的。”

“也许她是缓缓走进水里直至淹没的。”比尔这么说道，他向来就是这种执拗性子。

“是吗？也许是圆形硬糖吃多了死掉的吧。”博迪凯利说道。他在阿拉伯半岛的时候也是个执拗的人，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性也是挺无聊的。

# A Shilling for Candles

## 2

他们围着尸体站在一起，神情庄严肃穆，这些人是博迪凯利、比尔、警长、一名警员，以及两名医护人员。年轻的那名医护人员在担心自己的胃，可能是觉得胃不舒服有点丢脸吧，但是其他人可是一心扑在工作上。

“认识她吗？”警长问。

“不认识。”博迪凯利说，“之前从没见过。”

没有一个人见过她。

“不可能从韦斯托弗来的。没人会从那个镇来这边的，他们家门口就有一片极好的海滩。肯定是从内陆的哪个地方来的。”

“也许，她是从韦斯托弗下水，最后冲到这里的吧。”警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时间对不上。”博迪凯利反对，“她在水里时间没那么长，应该就是在附近溺水的。”

“那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？”警长问。

“当然是坐车了。”比尔说。

“那现在车在哪儿呢？”

“人们经常停车的地方喽，路尽头的那些树林子里。”

“是吗？”警长说，“不过，那儿可是一辆车的影子都没有。”

医护人员对警长说的话表示了赞同。他们是和警察一路过来的——救护车现在就停在那儿——但并没有看到其他车辆。

“真是古怪。”博迪凯利说，“要是走路过来的话，附近可没有什么近的地方，尤其是早晨这个时间点。”

“总之不该考虑她是走过来的。”年长一点的医护人员发现了些什么，“她是个有钱人。”他补充说道，好像有人这么问了一样。

他们陷入了沉默，思考了一会儿尸体的事情。是的，那个医护人员说得没错，死者生前一定保养得很好。

“话说回来，她的衣服去哪儿了？”

警长正焦躁不安。

博迪凯利解释了自己关于衣服的看法：她应该是把衣服丢到了高的水位线下面，现在已经冲到海里了吧。

“是的，有这个可能。”警长说。

“但她又是怎么到这儿的呢？”

“她应该是一个人来这儿游泳的，这太古怪了，不是吗？”年轻的医护人员大胆说着自己的想法，他还在为自己的胃烦恼着。

“现在这世道，没什么可奇怪的。”比尔压低声音闷声说着，“她没有乘着滑翔机从悬崖下来，这才是奇怪的事。空着肚子游泳，还是一个人，这可是太稀松平常了。这些年轻的傻瓜们真是让我头疼。”

“她脚踝上的是条脚链吗，还是什么？”警员问道。

是的，就是条脚链。还是条铂金链子。连接方式异常奇怪，每一节都是一个C形。

“好了，”警长直起身来，“我想现在能做的只有把尸体移去停尸间了，然后再调查清楚她的身份。看起来应该不是很难。东西都在，

没有被偷，也没有遗失。”

“是的。”救护人员表示同意，“家里的管家也许已经打电话通知警局，引起一片骚动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警长若有所思，“我还是在想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，还有就是——”

他抬起眼睛看着悬崖，突然不作声了。

“快看！我们可是有个同伴了！”他说。

大家转过身，看到峡谷的悬崖顶闪过一个人影。他站在那里看着下面的人们，满眼急切。当人们转过去面对着他的时候，他向右快速一转，消失不见了。

“要是散步的人的话，这也太早了。”警长说，“他为什么要跑掉呢？看来应该和他谈谈了。”

但是他和警员还没来得及向前迈上一步，就发现那个男人显然并不是在逃跑，而是在寻找峡谷的入口。他瘦削的黑色身影一下子从洞口飞奔出来，跌跌撞撞地向他们跑来，一路打滑，一路蹒跚，让这些人觉得他的出现方式可真是疯狂。甚至在那男人跑近时，他们还听到了他急促喘气的声音，尽管这里到峡谷并没有多远，而且这男人也是个年轻人。

他谁都没看一眼，直接闯进了这群人围起的小圈子里，还把两个挡到他去看尸体的警察挤到了一边。

“噢，没错，是她！噢，是她，就是她！”他大声叫喊着，突然瘫坐在地上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旁边的六个男人全都目瞪口呆，沉默地看了他好一会儿。接着警长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，木讷地说着“没事了，孩子”。

但是这个小伙子只是一直晃来晃去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好啦，好啦。”那个警员恢复了精神，开始安慰他。（说真的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有点沮丧的场景。）“这

对谁都不好，你知道。最好赶快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先生。”他接着说道，因为注意到了那男人手里手帕的材质。

“她是你的亲戚吗？”警长询问道，他的声音已经从前一个工作环节很好地调整了过来。

小伙子摇了摇头。

“哦，那是朋友吗？”

“她对我太好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”

“好吧，至少你还是对我们有帮助的，我们正对她的身份有些疑问呢。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她是谁。”

“她是我的——房东。”

“好的，但是我的意思是，她名字叫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——不——知——道！看这儿，先生，打起点儿精神。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到我们的人。你必须知道和你在一起的这位女士的名字。”

“不，不！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怎么称呼她的呢？”

“克莉丝。”

“克莉丝，那姓是什么？”

“我就只叫她克莉丝。”

“那她叫你什么？”

“罗宾。”

“这是你的名字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的名字叫罗伯特·斯坦纳威。不，是帝斯德尔，过去是叫斯坦纳威。”他补充道，因为他看了看警长的眼睛，觉得这种解释显然是很有必要的。

警长的眼神分明就是在说：“老天啊，给我一点耐心吧！”但

他舌头一动弹，说出来的话却是：“这两个名字我听着都挺奇怪的，呃——什么先生来着？”

“帝斯德尔。”

“帝斯德尔，你能告诉我们今天早晨，这位女士是如何到这个地方的吗？”

“哦，没问题，是开车来的。”

“开车，嗯？知道那辆车怎么样了吗？”

“知道。我偷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偷了那辆车，不过刚刚又把它开回来了。这行为可真是卑劣。我自己觉得很羞愧，于是又回来了。当我发现她不在路上的时候，我想着或许可以在附近找找，她说不定在散步。接着我就看到了你们站在这里围着一个什么东西——噢，天哪！噢，我的天哪！”他的身体又开始剧烈地晃动。

“你和这位女士之前是待在哪里的？”警长问，语气是严肃正经的工作状态，“是在韦斯托弗吗？”

“哦，不。她在——曾经是在——噢，我的天哪！——是在一个乡间别墅里。布利亚斯，这是那个别墅的名字，就是在梅德里的外面。”

“大约朝内陆延伸一点五英里也就到了吧。”博迪凯利补充道，因为这对于不是本地人的警长来说，似乎也是个疑惑。

“就你们吗？还有其他什么人？”

“还有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太——皮茨太太——她是雇来煮饭的。”

“我了解了。”

之后是短暂的沉默。

“好了，小伙子们。”警长朝医护人员点点头，他们便弯下身子把担架抬起来。那个叫帝斯德尔的年轻人猛吸了一口气，又一次把

脸埋进了手心里。

“要送去停尸房间吗，警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突然把手从脸上拿开。

“噢，不可以的！绝对不可以！她是有家的。不是应该回家吗？”

“我们不能把这样的无名女尸送去那种根本没人的小木屋里。”

“那不是小木屋。”小伙子下意识地做了纠正，“不是的。不，我想不是的。但是听起来真的太可怕了——停尸间。噢，上天啊！”他突然爆发了，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！”

“戴维斯，”警长对手下的警员说，“你和其他人回去做个汇报。我要去——那是叫什么地方来着？——布利亚斯，和帝斯德尔先生一起。”

两个医护人员抬着沉重的担架艰难地走着，脚下的鹅卵石发出“嘎嘎”的声响，博迪凯利和比尔跟在他们身后。这些人的脚步声逐渐远去之后，警长才又开始讲话。

“我想你并没有和你的房东一起去游泳吧？”

帝斯德尔面部突然一阵痉挛，像是尴尬窘迫的样子。他犹豫了一下。

“没有。恐怕，我对这种事并不是很在行：在早餐之前游泳什么的。我，我对各种事情胆子都小得很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。”

警长点点头，对他说的话不置可否，“那她什么时候去游泳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她前天早晨跟我说如果醒来早的话，就去峡谷那里游泳。我今天早晨醒得很早，不过那个时候她已经走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那么，帝斯德尔先生，如果你情绪缓和下来了，咱们也就该出发了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这是当然了。我已经没事了。”他跺跺脚站起身来，接着他们两个人默默地走出了海滩，之后又爬到了峡谷上，他

们看到了那辆车，帝斯德尔说自己把它扔在了这儿：就在一片树林的遮蔽之下，小路的尽头。这辆车真是漂亮，也可以说是有点华贵了。车身是奶油色的，双人座，座位和引擎盖之间还有空间，可以放包之类的。或者说，挤一挤的话，就可以另外再坐一个人了。警长在这个空间里搜寻着，之后发现了一件女士外套，一双羊毛靴，这种靴子在女士中间十分流行，她们喜欢冬天穿着去看比赛。

“她就是穿着这些走去到海滩的。就是在浴裙外搭了这件大衣，然后穿了靴子。这里还有一条毛巾。”

确实有条毛巾。警长能感觉到，这是一条质量上乘的毛巾，有绿色和橙色的花纹。

“她没有拿着毛巾去海滩啊，有点儿意思。”他说。

“她喜欢用阳光来烘干身体。”

“看起来你对于这个你并不知道名字的女士了解不少啊。”警长自己坐进去了第二个座位，“你和她一起生活多久了？”

“是和她住在一起。”帝斯德尔纠正了警长的说法，他的声音第一次显得有了气势，“我们把这件事说清楚，警长，这能为你省不少麻烦。克莉丝只是我的房东，仅此而已。我们一起住在她的别墅里，并没有她的亲戚，但是一大帮仆人对我们两个的关系再清楚不过了。这种奇怪的情况让你受打击了吗？”

“非常受打击。”警长坦白说，“这儿的这些东西是干吗的？”

他盯着一个纸袋子看着，里面有两个已经皱皱巴巴的小圆面包。

“哦，那是我给她带的吃的。这是我仅能找到的东西了。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玩水出来之后总会吃一个小圆面包。我想，如果有点什么吃的东西，她也许会开心一点吧！”

车子一路向下，沿着陡峭的山道，到了韦斯托弗一石门路。他们穿过公路，进入了另一边一条幽深的车道。路标上写着：梅德里转一号线，里德石转三号线。

“所以在你动身送她去海滩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偷车的想法？”

“绝对没有！”帝斯德尔说，愤愤不平的语气好像是能改变些什么似的。“在我上山看到那辆车停在那儿之前，我是一丁点儿也没有这种想法。甚至现在，我也不敢相信我居然干了这种事。我真是个白痴，但我之前真的没干过这种事。”

“那当时她还在海里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没去看。要是我看到了她，即使是很远的地方，我都不会这么干的。我只是把面包扔了进去，然后赶快把车开走了。我往坎特伯雷开着，开到半路的时候。我毫不犹豫掉头，就这么径直回来了。”

警长对他说的这些并没有回应。

“你还是没告诉我你在那个别墅住了多久了？”

“星期六的午夜住进去的。”

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。

“于是，你还是想要我相信你不知道你房东姓什么吗？”

“不。这确实有点儿古怪，我知道。一开始，我自己也这么想。我从小接受的便是传统教育。不过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所谓。一天以后，我们就算是对彼此认可了。就好像是我已经认识她好几年了。”警长确实没说什么，但是他坐在那里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满满的疑惑，就像是一个散热的炉子那样。于是帝斯德尔有点急了，说道：“如果我知道她的名字干吗不告诉你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警长很是很无奈地说着。他眼角瞥着那个小伙子，看着那人苍白，或者说十分平静的脸庞。他似乎恢复得极快，明明刚刚还是一副痛苦忧伤的表情。真是不行啊，这些年轻人。对什么事都没有真情实感，只会歇斯底里地喊叫。他们觉得爱情这种事在谷仓边就可以解决了，还把其他任何事都说成是“多愁善感的”。没有原则，做事没有计划，每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就逃走了。年轻的时候根

本没吃过苦，再加上接触到现代社会一些奇奇怪怪的观念观点，就让这些孩子自顾自长成了现在这种样子。看看都导致了些什么，上一分钟还在海滩上嘶吼呢，下一分钟就冷静得不像话了。

接着，警长注意到，年轻人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不停地颤抖。不管怎么说，罗伯特·帝斯德尔还是没有那么冷静的。

“这就到了吗？”当他们在—个花园的篱笆旁缓缓停下来—的时候，警长问。

“就是这里了。”

这是个半木式的乡间别墅，大概有五个房间大小；大概七英尺高的野蔷薇和忍冬花将屋子与道路隔开，篱笆上还有零星几株玫瑰。这场景就像上天对那些美国人、周末度假者还有摄影师的恩赐。小小的窗户全都虚掩着，一派安静祥和景象；淡蓝色的门敞开着，一副热情好客的模样，从里面隐约露出挂着的一把铜制长柄暖床器的光泽。别墅就这样“被发现了”。

当他们踏上那条砖路时，一个瘦小的妇人出现在门口，系着白色围裙，光彩照人的模样；稀疏的头发盘在脑后，头上戴着一个圆形的黑色缎面鸟巢发饰，闪闪发光，却又摇摇欲坠。

帝斯德尔一看到她，脚步就放缓了。她在看到那个警长壮硕庞大的身躯之后，也知道有麻烦了，这种事就像三明治广告牌一样醒目。

但皮茨太太是位警察遗孀，她紧绷的瘦小面庞并没有什么忧虑色彩。以她以往的经验来看，穿制服的人出现在眼前的小路上时，就要准备一些食物招待了。

“我刚刚准备早餐时烤了一些煎饼，马上就好了。最好就是刚出炉吃。当罗宾逊小姐回来的时候，你跟她—说—声，好吗，先生？”接着，她突然意识到穿制服的人是戴着警徽的，“别告诉我你无证驾驶了，先生！”